

《足迹天涯》三部曲之一



乱世恩仇

叶启明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01010440981S 郑州大学图书馆

《足迹天涯》三部曲之一
乱世恩仇

叶启明 著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Qa216/03

《[『]迹天涯》三部曲之一

乱 世 恩 仇

叶 启 明 著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

(邮政编码: 100007)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华昌印刷厂印刷

*

787 × 1092毫米32开本17.5印张376千字 2插页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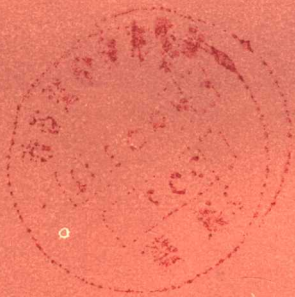
ISBN 7-80074-063-3 / I.46

定价: 5.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海外华人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故事以英商船“海皇”号奉命从英国运送军火到新加坡的航程为线，描写了大副孟云辉和护航军医林晓华间由互相猜疑到相知相恋及“海皇”号全体华人团结一致，在船长、大副的支持帮助下，与伪装打入内部的日本间谍人员进行的殊死搏斗。全书情节起伏跌宕，情节引人入胜。

本书作者是一位归侨，以亲身感受写出的作品更为真实感。



目 录

第 一 章	乔装打扮	林小姐赴会识英雄	(1)
第 二 章	情难诉	雾都孤女弄春潮	(27)
第 三 章	穿针引线	林雪司徒续前缘	(51)
第 四 章	吹毛求疵	孟云辉戏弄林小姐	(75)
第 五 章	心怀叵测	机关算尽一场空	(99)
第 六 章	救死扶伤	女医师苦谏老船长	(122)
第 七 章	芸芸普众生	华工身世多艰难	(146)
第 八 章	救死扶伤	林小姐无端空受辱	(169)
第 九 章	少校奇布局	“海皇”夜闯禁区	(193)
第 十 章	丘比特骂街大	副智斗希斯曼	(218)
第 十 一 章	萍水相逢	知人知面难知心	(243)
第 十 二 章	大副胡言乱语	林小姐泪洒三江	(269)
第 十 三 章	无独有偶	希斯曼二请林小姐	(295)
第 十 四 章	义士巧遇心腹	孟林苦诉衷肠	(321)
第 十 五 章	大副戏财迷	林小姐乐极生悲	(347)
第 十 六 章	男儿用心良苦	女儿醋意更浓	(373)
第 十 七 章	二龙戏珠	天公不负苦心人	(399)
第 十 八 章	黑手震“海皇”	孟大副委曲求全	(425)
第 十 九 章	冤魂归天国	男儿有泪不轻弹	(452)
第 二 十 章	挥泪海葬	孟云辉夜审菩萨脸	(479)
第 二 十 一 章	无情有恨	生离死别口难言	(505)
第 二 十 二 章	在劫难逃	天涯沦落人夜洒泪	(531)

第一章

乔装打扮 林小姐赴会识英雄

“I am sorry to have kept you waiting.”（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一位贵族小姐模样的女子拖着长裙步上威士顿海员俱乐部高台阶，从容不迫地取下她右手上的白纱手套，向前来迎接她的三名海军要员一一握手，表示歉意，因为她约莫来晚了十分钟，“我很高兴，在这个没有人样的花花世界里见到你们。”

正在和阔小姐握手的那位先生很不自然地浮现出尴尬的笑容，另两位先生同时张开了嘴，但没说出话来，彼此用探究的目光看着对方。他们都不明白来说的这句话是一种什么含义。

阔小姐向楼前的霓虹灯也斜了一眼，才转过脸来向海军要员笑了笑。与此同时，她抬起手理了理鬓角上的发丝。

“噢，哈哈……”海军要员们把目光投向霓虹灯，这时候才不约而同地发出爽朗的笑声，“实在抱歉，事先我们也没注意到这一点，太不应该了，以致……”

“以致给我钻了空子，对吗，先生们？”阔小姐笑着说，但她没有笑出声音来。

门前的灯光被控制在极昏暗的程度。同样的，威士顿海员

俱乐部的招牌霓虹灯 Western Sea Man Club 也闪烁着暗淡的颜色。这霓虹灯不明已有一年多的历史，近两个月才获准供电。遗憾的是，Man ①的M字母灯管已经损坏，没有人去把它修复。这样就使这幅本来应该十分醒目的招牌显得不成“人”样了。不过，霓虹灯还是慷慨地把它五颜六色的光交相辉映地投在阔小姐的脸上、身上。

《宁静的湖泊》的乐曲声时强时弱地从舞厅传出来。

阔小姐身穿一套华丽的大开胸长袖夜礼服，上身紧凑，把她丰腴的身体裹得恰到好处，下身则显得肥大而修长，握手的时候，右下摆仍旧拖坠在石阶下，左下摆则由她的陪同丽莲小姐侍候着。

她的气色很好。脸色和她胸前的颜色相比显得更红润一些，如同朝阳穿透粉红色的花瓣，白里透红。胸前两座山峰挺拔，峰谷因而显得深长。她的全部丰润都能从这里得到完全的展露。

她是中国人。欧洲著名外科医师林雪教授的女儿林晓华医学博士。她应大不列颠帝国海军部的邀请，由海港卫生员丽莲小姐陪同，出席海员俱乐部的晚会。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初秋季节。

海军要员们原打算作长时间的陪同，和这位早有传闻的林小姐在这喧闹的地方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但事先使他们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为此，他们感到十分内疚，尤其那没有“人”样的霓虹灯被林小姐发现之后。他们除了说些类似“欢迎您参加我们行列”的话之外，各自还郑重其事地向林小姐解释不能奉陪的原因，生怕林小姐误解。事实上他们早

①Man——即“人”字。

在半小时之前已获得通知，须立即前往海军部出席紧急会议。林小姐从他们谈话的速度、紧张的神情和动作中，已经判明他们由于公务缠身而等得很不耐烦，便开口说：

“先生们，不必解释了。我竟忘了告诉你们这么一件事情，我刚离开地下室的手术台不到两个小时。伤员对我的离开都依依不舍，有的还流下眼泪。我也是这种心情。快走吧，先生们，不要为了一个女人而耽误了你们的事情；走了之后也不要感到难为情，我决不会由于少了个‘人’而有任何的想法——我只不过和你们开个玩笑罢了。一个上尉和将军们开起这样的玩笑，显然是我做得过份了，请原谅，先生们。”林小姐神情轻松，笑容可掬，嘴角习惯性地上下扭动，说罢，她向先生们做了个催行的手势。

前后不到五分钟的礼节性欢迎仪式在比较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

林小姐在摇曳舞曲声中，由丽莲小姐陪同跨入了二道门，越过三道屏风，落落大方地步入舞池右侧的休息厅。

休息厅宽敞，但不高雅。灯光昏暗。人们的面孔都是紫青色的。半圆顶落地窗上，除了原有的轻纱窗帘永不掀开，外加里黑面红厚绒帷幕遮掩，有意把内部世界与外界隔绝。休息厅大小与舞厅相当。舞厅为整体板式结构，空旷而无遮挡；休息厅为圆柱立顶结构，共四四一十六柱。柱体饰以白石雕花间或人体浮雕，醒目处，一个顽童正放肆地向地球撒尿。立柱上嵌入照明灯，互相映照，人们在休息厅停留而不留下一丝人影。紫罗兰色地毯上摆着竖看成行，斜看成顺儿的六十四张圆桌。桌面为人造大理石，不设台布，整洁大方，桌中央石印表示顺序的罗马数字。桌边摆置四把圆座靠椅。圆

座上绘有各种花鸟图案。桌椅均为棕红颜色，硬木精工制作。

林小姐在陪同的牵引下就Ⅳ号圆桌边坐下。丽莲小姐忙于协助她把衣裙的下摆理得自然一些，让其中一端顺其自然地拖坠在椅子后面，而又不致于被行人踩着。除了迎面而来的一幅圆柱浮雕使林小姐打了个冷噤之外，她保持着平静。这是一幅《我和我的导师同上了船》的全景浮雕。林小姐目空一切，态度傲然。她有着一种不可征服的神态。她应该是很美丽的，令人遗憾的是，在东方人的心目中，她的鼻梁大大超出东方女性的高度，而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则十分顺眼。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圆柱上的浮雕。面对众多的生灵在死水里伸手搭船求生的图景，她默颂着但丁的诗句：

当我们穿过那死水航行时，
在我面前升起一个满身泥污的人。

“欢迎您光临，小姐，您需要用点什么？”身穿紧身服的招待女郎把林小姐当着豪门闺秀，迎上来用甜蜜的声音问道。

林小姐向女郎瞥了一眼，嘴角微微地动了动，似笑非笑。她向丽莲小姐示意的时候，傲慢得连手套都不取下来。

“法国香槟。”丽莲小姐向女郎吩咐说。

招待女郎点了头，扭着左右分明的臀部向工作间走去。工作间正墙上挂着一幅复制名画：《我们都是受欺骗的老实人》。

这是汉子们的世界，除了舞女，阔妇和名门闺秀一般不会到这个地方来。林小姐坐在那里显得很不相称。（海军要员们原打算在海军部大楼一个庄严的地方款待她，但她拒绝了，

而选了这个很随意的地方。)她的到来招来许多诧异的目光,像无数照明灯不约而同地汇聚在同一个目标上。摇曳舞曲被迫停止了,全场陷入寂静中。人们倒不是有意以沉默来迎接贵客,而是乐队的指挥突然感到有支天鹅飞了进来,以致使他的指挥棒在空中抖了一下便坠落下去。

这样的场面没有维持多久,乐队指挥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他擎起指挥棒,突然在空中一划,张开双臂往前一搂,好像要把所有的乐师揽在自己的怀里,于是高雅、抒情的《天鹅》乐曲声便从他的手指缝传了出来,向四面墙撞击,敲打着舞女们的耳膜和神经。

舞女们很快便有了蠢蠢欲动的姿势,手部、腰部、臀部都有了与乐声相协调的动作。臀部的动作虽不很大,也容易错觉成为罗马大钟的钟摆。

舞女们各伺其主,翩翩应邀进入舞池。现在她们的神情轻松了许多,跳得也很专注,她们各自都已经获得一只男人的手臂接在自己身后。在乐声停止的当时可不是这种情形。她们担心突然飞进来的野天鹅会不会把所有的男人都夺了过去。为此,她们毫不吝啬地往林小姐身上投射妒忌的子弹。由于林小姐心不在焉,没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林小姐和她的同伴没有交谈,各自静静地坐在休息厅,或欣赏音乐,或把目光投向舞池,看着各有千秋的舞姿,偶尔才往嘴中送上一口香槟。

因她的孤独,舞女们跳得格外得意,冲着她有意把臀部扭动得大一些。

这种局面使林小姐进一步领会到她的姨妈司徒敏洁独到的一番心机。林小姐的这一身打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

司徒敏洁专心为她构思、设计的衣装，开初并不是林小姐的本意，是她的姨妈执意要她这么做。

为了林小姐出席今天晚上上海员俱乐部晚会，司徒敏洁用了半日的功夫，跑遍伦敦大小高级服装店才购下这套名贵华丽的夜礼服。夜礼服为中国高级丝绸特制品，共分里外两套。里件是一条内裙，一件长袖上衣，均为淡绿颜色；外套是夜礼服正装，素白而略带透明，高肩宽领，千层多褶，裙摆齐腰，降落伞似地铺开。

吃罢晚饭，司徒敏洁端着这套衣服来到林小姐的卧室，要她换上这身衣服试一试。

“姨，您买这么名贵的衣服准备送给谁？格兰娜小姐吗？”林小姐打开衣匣一看，不解地问。格兰娜小姐是林小姐的好友，也是林雪家中的常客。格兰娜小姐的父亲麦克唐纳博士是英国皇家学会医学分会主席，原是林雪教授的同窗，现在的好友。

“你先穿上试一试。”司徒敏洁用国语对外甥女说。

林雪教授的家庭大抵是这样的情形：对外统操英语，家中则规定必须使用国语，即普通话。如果林小姐不慎用英语和父亲交谈，那么父亲首先会严肃而不顾情面地问她：“你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这样迫使林小姐长大之后能够比较自由地运用自己祖国的语言来表达她的思想。不过，她平时更习惯于用英语思维。这就难免使她的国语充满翻译语言的味道。她的国语不很纯正、地道，还由于她的父亲同样是南腔北调的缘故。

由于是她姨妈的心意，林小姐不好违抗，便硬着头皮把衣服换上了。她提起夜礼服裙摆，来到梳妆台前照了照，眼

前的她活像变成另一个人。她在地板上跺起脚来，扭着身子说：“姨，我不穿。”

司徒敏洁没有理睬她，只顾上下左右打量着这身衣裳，点着头，表示满意。一边帮她理顺内裙内袖，肩领前襟和千层褶裙摆，一边说：

“你从小到大，不挑衣着不择食，姨十分赞赏。女子应当是这样，外在一双深沉而智慧的眼睛，内在一颗善良而不屈服的心。至于衣着并不十分重要，但不等于说不必注重。它除了蔽体暖身之外，往往可以表现一个人的性格、心境和体态。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裳往往能使你适应某种环境，应付某种局面而取得谐调的气氛。在你赴会之前，姨决定为你打扮一番。对你来说，今天晚上是你人生航行的开始，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向你多说几句，但不会影响你的时间，你不能忙得连更衣梳整的时间都没有。你即将离开家庭，走上社会，走上缤纷复杂的世界。生活的岁月将会使你遇上各种各样的事物和问题，而往往又是你没预料到的。如果你是个男子我就不说这些了。你应该善于应付各种局面从而取得主动。在人前既不自傲，也不自卑，既不盛气凌人，也不俯首逢迎。我行我素，保持着一个女子的尊严，独立而高洁。在你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旭日之下，要想到黑暗的来临，黑夜里要预见次日的黎明；暴风雨中，要想到天会晴；风和日暖，不能忘却天边可能出现乌云，彤云密布，就应抬头看看天边的雄鹰；富裕的日子，要想到人间的血泪和饥寒；血泊里，要计数人类历史的行程。人生的道路一切都是可能的，秋天的泥泞，冬天的风雪。一正一反都要看到。衣装也是一样，在一定的场合，它使人高贵。但要记住，鸟翼上镶了金

子，就不会在空中翱翔；人们赞美骏马，是由于它一往无前的精神和展示出力的无穷，并不是由于它的鞍辔。人们有时把你看得很高大，是由于他们把你脚下的高跟鞋和你身上的外套也算在内。当你穿上这身夜礼服，你就会觉得连上高台阶都十分困难。你今晚赴会，是让你去体验、去观察海员的生活、性格和作派，而不是让你在那无聊的请舞应酬中消磨你宝贵的时光。这个世界人们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我要把你打扮成高贵的阔小姐，使人们对你敬而远之。”

事情总是有例外，这番忠告恰恰是司徒敏洁用英语对外甥女说的。司徒敏洁是莎翁的崇拜者，她能背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许多台词。这段很长的谈话是她事先准备好了的，要在外甥女出征之前把它说出来，作为临别的赠语，只不过选择在一个很随意的场合很随意地说出来罢了。谈话中用了许多朴实而富于哲理的词句，应该是很美丽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段译文之所以如此枯燥无味，完全是译文本身拙劣的缘故。

通过司徒敏洁这番独具匠心的设计以及这段谈话，便可看出她对林小姐的教育之严格和周到，

现在她给外甥女修了脸，画了眉，淡淡的在她脸颊上、唇上抹上了一层胭脂、口红。林小姐立在鹅卵形的明镜前看着自己的仪容，嘴角往下撇了一下，表示一种自嘲，似乎在嘲笑这身衣裳掩盖了自己的身份和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

还有半点钟她就要到海员俱乐部去。她提起夜礼服的裙摆往楼下走去，在宽敞明亮的客厅拐了个弯，又继续往前走了十几步，便在父亲的书房门口停了下来。她决定以阔小姐的身份出现在父亲的面前，于是她伸手去拧开房门，笑容可

拘地对父亲说：“晚安，父亲大人，女儿前来拜候！”

“我简直不敢认了，小姐，莫非是天边的凤凰降临到我家的庭院？”父亲睁大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喜悦地望着眼前婀娜多姿的女儿。

林小姐的进入完全是为了试探她父亲的态度。她异乎寻常的打扮并没有使自己尊敬而又可怜的父亲感到突然或持相反的意见，这时候她意识到了这么一点：这显然是她姨妈和父亲的合谋。这又是作为女儿的林小姐引以为慰的事情。

林小姐在回味父亲这一条妙计的时候，一股冷风从大门外吹了进来。她感到有点冷，于是理了理前襟。她抬起头往风口处望过去，这时候四条汉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他们很熟悉这一类地方，径直往休息厅走来，在离林小姐不远的Ⅱ号桌边坐下。一位七尺高的彪形大汉一个人就占据了半张圆桌，两只胳膊肘往桌上一放，桌面似乎也失去了平衡。

招待女郎向他们走过来。坐在彪形大汉右侧的小矮个子指着大汉，用南洋腔的英语对女郎说：“给他单独来一份二倍于我们所需要的法国香槟和牛排。”

“很抱歉，先生们，”招待女郎耸了耸肩，吸了一下鼻子，摊了摊手说，“不用说法国香槟，就是本国香槟也没有了。”

“是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小矮个子认为西方女郎是有意欺侮东方人，脸上刷地布满怒容，他往林小姐身边的酒瓶子指了指，发出无礼的责问。他叫鲁奇，二十四五岁的年纪。由于身材矮小而动作敏捷，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小得多。他的脸部和身材按比例成长，除了两双眼睛，别的部

位都不十分显眼。看起来好像是他的母亲在他未足月的情形下便生硬地把他生了下来。深陷进去的一双眼睛异乎寻常的机灵，两只黑眼珠子总是不停地转动着。进入休息厅以来，这双眼睛就很少得到休息，像耗子似的把目光往四处扫射，最后固定在林小姐的餐桌上，把猎获物作为向招待女郎要点什么的依据。

“如果您是小姐的话我立刻给您拿来，对不起！”招待女郎像遭了凉风，猛吸了两下鼻子，接着她关闭了双眼，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气。但她不离开餐桌，这是她的职业，她在等着他们重新的吩咐。使她感到十分难为情的是，她等来了另两名男子的笑声。这两名汉子分别坐在鲁奇和彪形大汉一边，一个叫海螺，一个叫李文。招待女郎不明白他们在笑什么，她脸上变得很难看，好像要哭的样子，她仍旧不好任性地离开他们。

“唉，你们这样就很不好了嘛！”彪形大汉用国语粗声粗气地说。接着他转过身来，用英语对招待女郎说：“请原谅，他们是在笑这位先生被您假设为女人，实际上他是个男人。我们需要的是咖啡、牛排、三明治之类的，如果方便的话。噢，咖啡我想一定会有，最好浓一点，谢谢。”

林小姐好奇地把目光转移到这张圆桌上。这里有很大的吸引力。她判断出他们是中国血统的海员，从他们的肤色，长相以及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异国听乡音，在林小姐心中升起一种亲切的感情。

第二轮舞曲终止之后，舞女们在海员们的陪伴下，纷纷步入休息厅。各就各位，准备喝点什么，润润嗓子。

“两瓶法国香槟，两个和你胸前一样大的面包，里面带

恼的。”身材高瘦的白肤色海员一边解领扣，一边对女郎发出侮辱性的语言，手在自己胸前做着比划。他的脸上布满红斑，像长了虫子的赖瓜。细长的手臂铺满了金黄色的毛。两只蓝眼睛像桃核似的凸出眼眶，把上眼皮顶到眉毛高处，很难与下眼皮取得相遇的机会。他叫丘比特，四十岁上下的年纪，就职于英国劳埃德轮船公司《飞鱼》号。

年青的招待女郎自认今日倒霉，她又羞又气，脸色涨红，立在桌边不敢动，双手捂住脸。

“先生，您是要吃饭还是要喝香槟？”一个胸部异常发达的胖女人走过来替她解围。胖女人三十余岁，她有意挺起胸脯，拍了拍自己的大乳房，挖苦地说，“面包我有，你吃吗？我的孩子，凯旋门失守的时候，你大概还没生下来吧？你不知道吗，战争，战争！整整八十五天，十万人！酒被希特勒喝光了，石油被喝光了！”胖女人越说越冲动，好像要把满腔的无名火都发泄在这位无礼之徒身上。她咬牙切齿地在喊，生怕周围的人们听不清楚；她把头部伸向他的胸口，两手在空中抖动着，最后她把围裙扯了下来，用力地往空中一甩，发出泼泼的声响，像一面被击破的鼓又重新敲起。

林小姐开初很注意这个女人，过了一会儿，她把手臂支在桌上，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视线，闭上了眼睛，摇了摇头。她认出了她，现在只有她了解这个胖女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仅仅是由于丘比特先生侮辱了招待女郎吗？不。

胖女人所说的八十五天指的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秋冬之交，英国伦敦横遭德国法西斯空袭长达八十五个夜晚。伦敦一度处于非常时期，实行灯火管制长达半年之久。据一九四一年十月不完全统计，伦敦的空袭使城市平民死亡

四方余人，重伤五万余人，即报刊所公布的伤亡十万人。这是官方数字，实际数字比这要大。胖女人的丈夫是个面包师，在这次空袭事件中被炸成重伤。他的手术医师就是林小姐。胖女人曾经跪在她面前，苦苦请求医生无论如何要把她的丈夫抢救过来，说她有了两个孩子需要爸爸，需要面包。林小姐想尽可能成全这个可怜的女人，便叫助手把自己的父亲请了过来。父女二人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个胖女人的愿望。他们把伤员的脑颅骨锯开，准备取出弹片的时候，伤员已经死了。现在胖女人一点也认不出这位阔小姐就是那位曾抢救她丈夫的医生。

这段不为东方人所注重的空袭英伦的历史，在西方一代人心中始终记忆犹新。林小姐是一位曾经法西斯炮火洗劫的人。为拯救伦敦伤残人员，她和她的父亲林雪教授日夜奋战在伦敦地下室医院的手术台上长达一年。林小姐在医疗工作中，医术高明，成绩卓著，博得同仁的高度赞扬和敬佩。为此，皇家医学院在前半年破格授予她医学博士学位，说她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一篇高水平的论文。在受奖仪式上，她穿上了博士服，戴上了方帽子。医学院院长麦克坦斯教授问她需要讲点什么，她手捧证书，热泪盈眶，疾言厉色地在喊叫：

“不，这不是证书，这是鲜血，英国民族的鲜血！我抗议，我控诉，这惨绝人寰的屠杀！”几句话点燃了全场师生声讨法西斯的怒火。

“那是什么？难道我是白喝吗？我是在饮血，你懂吗？”丘比特先生受到胖女人的嘲笑，火冒三火，他挑起上眼皮，大喊起来，手直愣愣地指着林小姐身边那个酒瓶。

林小姐成了“众矢之的”。司徒敏洁的一番用心意外地